

暴○痛○若○割○棄○鐵○仆○於○坡○畔○之○草○際○

山○民○遙○見○巨○虺○已○死○始○復○全○集○掖○畢○三○起○詢○以○雙○目○奚○若○畢○三○初○不○能○言○既○而○以○手○入○衣○袋○內○取○藥○嚼○服○復○抹○其○目○痛○雖○止○而○腫○人○已○損○頓○足○呼○曰○從○此○我○目○已○盲○作○廢○人○矣○幸○此○山○毒○害○已○除○乞○諸○君○見○憐○導○余○下○山○余○師○雖○死○余○目○雖○盲○當○往○訴○富○室○乞○資○為○師○棺○殮○為○己○養○贍○富○室○而○苟○為○慈○善○家○度○無○不○諧○也○山○民○從○其○言○為○之○伴○送○下○山○蛇○穴○則○以○大○石○封○其○口○穴○中○被○刺○之○蛇○度○必○已○死○猶○恐○餘○毒○外○溢○以○泥○沙○盡○填○所○鑿○之○石○隙○自○是○一○山○無○蛇○患○

畢○三○下○山○後○摸○索○至○富○室○告○知○此○事○巔○末○並○乞○資○助○富○室○婦○憫○之○使○家○人○偵○訪○得○實○立○給○百○金○棺○殮○楊○二○之○屍○而○藁○葬○之○畢○三○亦○給○以○百○金○為○養○贍○後○富○室○婦○以○購○蛇○不○得○求○治○於○某○西○醫○一○藥○而○瘥○說○者○謂○係○輸○金○行○善○之○報○理○或○然○歟○

退○醒○廬○主○曰○楊○二○以○捕○蛇○為○活○操○術○不○仁○聞○富○室○婦○以○重○金○購○蛇○治○疾○不○惜○冒○險○捕○蛇○致○喪○厥○命○是○謂○貪○夫○殉○財○其○徒○畢○三○亦○如○之○雖○幸○不○死○竟○盲○其○目○可○見○人○操○術○之○不○可○不○仁○臨○財○之○不○可○貪○得○也○若○禿○虺○自○恃○其○毒○聚○族○而○居○又○况○時○值○隆○冬○以○為○安○如○磐○石○必○無○搗○巢○滅○穴○之○人○詎○天○下○事○每○出○人○意○外○卒○蹈○覆○巢○無○完○卵○之○禍○良○由○天○道○好○慈○不○願○使○毒○類○披猖○之○故○觀○於○富○室○婦○之○一○念○慈○祥○竟○獲○愈○疾○也○蓋○可○知○矣○



社會小說

姚民哀

我○一○天○從○行○裏○出○去○跑○到○北○河○南○路○口○瞧○見○一○大○堆○人○圍○着○一○個○拷○棧○圈○七○張○八○嘴○在○那○裏○嚷○着○我○橫○豎○沒○事○擠○進○去○瞧○熱鬧○

却原來是一個中年婦人。蓬頭垢面。坐在地下淌淚。我瞧他臉上顏色。墨黑一層灰氣裏頭含着焦黃色。瞧見了怪可憐的。我正想開言動問。背後有個人在我肩膀上一拍。口內嚷道。你也幹出鄉下。姑娘狗咬一聲。竄到半場的頑意來麼。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老友阿大。我就含笑回答他道。你瞧這個丐婦。一條腿已經折了。坐在地下動彈不得。她也是父母十月懷胎養出來的。爲什麼要流落到這般地步。聽她的口音。大約是南邊人。住在北邊的。我想問問他的來歷。阿大道。何必多問呢。想起來一定是叨着軍閥的光。累得人亡家破。流落爲丐了。我們正說着話。那婦人驀地抬起頭來。一瞧。瞧見了阿大。喉嚨裏發出極淒慘的聲音道。那……不是大叔麼……求你救救我。我要餓死了。阿大停睛一看。不由得失聲道。你是汪家新嫂嫂麼。唉。你竟到這般地步麼。我早就料到今天。你那婆婆太黑心了。一面說着。一面從袋裏摸出一張五元鈔票。摳着身軀。向她面前一丟。問我身邊有錢麼。我也掬了五塊錢給他。阿大說。你還是自己打定主見。雖然沒人幫助你。幸虧你不是糊塗人。快不要自己糟塌自己。那婦人千恩萬謝。收拾了地下的十塊錢。和着旁人給他的十幾個銅元。勉強掙扎起來。一瘸一拐。往北過天妃宮橋去了。那些閒人。也就東西南北的走散。我雖然化了五塊大洋。但是不明白這丐婦到底是什麼樣人。怎麼會同阿大認識。心上着實狐疑。阿大說走罷。你還楞着做什麼。我設那婦人怎樣認得你。你又肯給他五塊錢。還誠誠懇懇的勸他一番。阿大說說也話長。我同你到王寶和。要了幾樣菜。盪上一壺酒。細細的談吧。我說很好。片刻之間。到了酒肆裏頭。淺斟對酌。就把這個婦人的事實做了下酒物。

原來這婦人姓汪。原籍甯波。丈夫叫汪重年。生前在洋行裏寫字。有一個姑娘叫小妹妹。又叫老四。那汪重年的母親。相信吃素念佛。時常合着張媽李嫂。朝天竺。上普陀。合佛會。一心慕道。口唸彌陀。瞧見人家殺雞打鴨。她必定縐着眉頭。誦往生咒。真是再慈悲沒有的。一個老太太。這婦人的娘家姓周。也是甯波出身。久居上海的。從小沒有媽。在爸手裏長成。她爸是個彩票

好手。無論那一省辦彩票。要請他去開彩。在前清光緒中年。上海灘上。也有他這樣一個人。後來彩票禁絕了。他就改行做起慈善生涯來。怎麼叫做慈善生涯呢。原來他印就一種彩票。寄到南洋各埠。借着某處水災。某處瘟疫的名目。勸那些有錢華僑。購買他這種彩票。另外備着一封信。說些流離顛沛的苦話。申說明白這彩票盈餘。悉數充做賑款。着彩的物品。什麼張之萬的山水中堂。翁同龢的六尺單條。西太后御筆的福字。多是這些東西。那些華僑。有的明知鑽他圈套。存着萬一的希望。送他幾百塊錢。有的實在愛上他的彩物。他寄來一千張彩票。每張五元。替他銷掉三四百張。把退券和頭二千塊錢寄還他。那周老朋友。收到了這筆款子。去請幾個端做假書畫的。趁心適意假冒着幾個名人。然後分派定了頭二三彩。寄了去完事。每年祇做一回。就可以照牌頭開銷的了。譬如銷路不好呢。他連大彩多沒有。光是九彩十彩。一張扇面。一頁冊頁。總之費不了什麼大本錢。所以叫做慈善生涯。有一年從閩北搬到法租界。和汪家做了鄉鄰。那時汪重年祇有十五歲。那婦人祇有十四歲。兩小無猜。竟然生出愛情來了。周老頭子一天到晚在外頭跑的。管不了許多家事。一勞永逸。就把女兒許給汪重年。隔了三年。男年十八。女年十七。就草草不恭的睡在一起。那婦人雖然同汪重年是鬼串串成夫妻的。過門之後。却一毫沒有私念。把汪重年當做寶貝般廝守着。一步不放鬆。汪重年年紀輕。懂什麼節慾養生。白天在洋行裏。和着三朋四友。拚命的胡吃胡喝。晚上還要例行妻子的公事。不到兩年。成了肺癆。他娘又忙着做佛會趕香信。妻子妹子多。懂得不得什麼。自己一毫沒有省悟。有了病。還是一天到晚的胡鬧。所以有了病。不滿四個月。嗚呼哀哉。直到汪重年死了。他娘纔說出這個病症叫百日癆。起病時候醫治。或者來得及。但是人已經死了。這些話有甚用。憑你有呂純陽鐵拐李的仙丹。直挺挺躺在板門上的汪重年。咽不下喉的了。

那婦人自從丈夫死後。真個哭得死去活來。一定要跟着一塊去尋死了兩三回。前後衙堂裏的人。那個不說聲可憐呀。恩愛

夫妻不到頭。汪家出這樣一個好媳婦。幸虧有姑娘小妹妹步步留心着。短見沒有成功。尋好容易汪重年的斷七過了。那婦人的悲哀也稍會好些了。不料他的老子。爲了這幾年慈善生涯不好。想來把女兒領回去。或者嫁或者賣。再撈一票賣身銀錢。你想汪家吃素婆婆是好惹的麼。再者那婦人看破了爸的意思。雖然祇有十九歲的人。却三貞九烈。咬定牙關不肯離開汪家。這一下。他老子變做嚙硯臺的耗子。非但沒有嚙着什麼。白染了一張嘴。從此一相罵。連一門親戚多罵斷。他也不認女兒。女兒也不認他。從此以後。那婦人把婆婆認做親娘般看待。就是他婆婆並不恨他命硬剋夫。也當做他女兒一樣……你道汪家吃素婆婆。真個是一片菩薩心腸。看待這個寡孀媳婦麼……唉……總而言之。那婦人是沾着年紀輕。人品不壞。七個字的光……但是那時候沾着這七個字的光。眼前吃苦。也就爲着這七個字。

汪家小妹妹。雖然是個小人家兒女。可沾染一身時髦習氣。從小就相信打扮。軋小姊妹淘。吃大菜。聽夜戲。合份頭坐汽車兜風。一到十五歲。已經什麼多明白。相與的女朋友。什麼強盜老五。銅匠老二。多是洋場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人家送他一個綽號。叫做齊採。照這兩個字面看下來。也曉得他的所作所爲。大世界開門的第一年。齊採沒有一天不到。真個是風雨無阻。不知道怎麼一來。認識了一個北邊人姓子的。始而還是偷偷摸摸。白天開一回棧房罷了。後來明目張胆。領到家裏走動了。吃素婆婆的眼光。何等尖利。消息何等靈通。一瞧姓子的手面。一打聽他根底。料想有一些油水。就把握住身的一間客堂樓面。租給那個姓子的。表面上是房東房客。其實也好算岳母女婿。並且曉得姓子的兩個半新舊皮包內。藏着值錢東西。一定不少。所以招待得十分殷勤。誰知道不滿半年。小妹妹曉得姓子的家住天津府武清縣。已經娶過老婆。不願意嫁他做小。另外又看中了一個吃洋行飯姓張的。正正式式辦起結婚手續來了。吃素婆婆沒法攔阻女兒。又捨不得放掉姓子的飛來財。餉。虧他想得出這樣妙計。私下裏和媳婦商量。叫他做姑娘的代表。去接辦那姓子的後任。那婦人其時祇有二十四歲。年輕

守寡本來天下第一樁難事。況且膝下無男無女。再者和這樣的婆婆。這樣的姑娘住在一塊。自從姓于的搬了進來。每到晚上。那婦人恨不能把兩個耳朵斬掉。未免心上有些不安穩。汪重年死了四五年。那條悲慘的心也漸漸淡了。現在被阿婆一提這話。而且說是爲着救窮起見。你又沒有娘家來往的人。這幾年我待你和親生女兒一般。譬如我認了你做繼女。把你出嫁。那婦人一來受了一種說不出的激刺。本來有些坐立不安。二來聽了吃素婆婆這一番公私兩全的說話。不知不覺依着這條路走了。那姓于的。抱着伴熱鬧三個字的成見。本來有什麼愛情。管他姑娘嫂嫂。祇要晚上有個人兒伴着就是了。這一下。就是吃素婆婆優待寡媳的效果。

可有件奇怪。那婦人從前心坎上。眼睛裏。祇有一個丈夫汪重年。現在被阿婆逼上這條路。他心坎上。眼睛裏。又換了一個姓于的。一心一意的伺候着。姓于的覺得比那小妹妹恩愛。言語之間。就吐了些實話。說自己是東三省當過團長。爲因遭着了革命黨嫌疑。被張雨廷革職出營。自己一發狠。做了一淌沒本錢賣買。才跑到上海來享福的。有一晚。姓于的特地開了皮包。拿出一隻景泰鑲的小盒子。盒子裏頭。滿裝着金四開。金八開。和着俄羅斯的羅卜票。日本的老頭票。美國金洋鈔。大約有六七萬左右。那婦人看了。心中暗喜。自意謂終身有靠的了。誰知道他們在房裏看的時候。偏偏遇着小妹妹從夫家回來。被他在門縫裏觀看。洋燈旁邊黃澄澄堆了一大堆。當晚就告訴了娘。第二天吃素婆婆問那婦人。那婦人因爲心向着姓于的了。所以嚴守祕密。沒有說出什麼來。阿婆立刻去叫小妹妹對口。姑娘咬定是金器。嫂嫂說是他漢口定打的一副銅籌碼。打撲克用的。小妹妹再要說什麼。那婦人說你同他要好在前。難道他的東西。你會不知道。我還好在你面前說謊話。小妹妹被嫂于說得啞口無言。當下母女二人。私下一商量。小妹妹知道姓于的有支手槍的。那是却巧捉拿亂黨時代。所以報告捕房。抵椿把姓于的捉了進去。遺下的東西好吞沒了。那裏知道姓于的這支手槍。有陸軍部護照。并且社會上人頭很熟。吃素婆婆

白白費了一番心思。奈何不得。等待過堂。姓于的請了一個有名律師。把怎樣同這家人家往來的原委。陳說個一清二楚。吃素婆婆告他強佔寡孀。堂上把汪周氏提來一問。害得他婆婆落了一個反坐罪名。打了一場輸官司。而且那個外國老爺也曉得中國社會上。有一種斷攔不斷開的陋律。命姓于的酌貼現金若干。把汪周氏斷給他做了妻子。吃素婆婆落了個人財兩空。姓于的却到手了一個所費無多的兩頭大。

吃素婆婆吃了這場虧。把媳婦恨得牙癢癢的事。有湊巧。小妹妹有個要好姊妹。嫁給一個暴發戶。年紀雖大。對於女子面上。千依百順。和小妹妹見了面。也很親熱。無意之間。提起這件事。那人說于某人同我認識的。他常有羅卜票和老頭票。託我買進賣出。見面之後。我替你們說句公道話。其時那婦人已跟了姓于的走路。早就不在汪家門裏了。姓于的接着北邊一封信。曉得自己做的事。縫彌的了。準備回去。所以從汪家搬出來。也沒有另外租房子。就在棧房住着。臨走的那一天。和那位瞎熱心。遇到說起汪家的事。姓于的說奇怪。汪老太婆一向待我很好。爲什麼這回同我涉起訟來。那位朋友說。多是他的媳婦搬出來的。非是姓于的本來有些疑心。這婦人如今被他信口一說。可憐呀。那婦人後半世的幸福。就此斷送的了。

從此以後。上海地面上。不見周汪氏的蹤跡。隔了五六年。忽然間有兩個男人。把那婦人又伴送回來。那時候他的爸已死了。旁的親人又沒有。臨了還是送到家裏去。汪家的小妹妹。跟着丈夫在漢口住着。吃素婆婆年紀已近七十歲了。眼前一個親人沒有。瞧見了失節媳婦回來。到也很歡迎。護送的人去了之後。吃素婆婆盤問他別後情由。原來那婦人跟着姓于的一同。上天津。回頭謀着了灤州警察局的事情。再一同到灤州。姓于的大婦也來了。雖然是鄉下人。却大賢大德。對於她很愛憐。又誰知姓于的懷着一百四十二個不如意。把她時常打罵。後來又討了一個窩子裏姑娘進門。那更不得了。姓于的聽了新進門的刁唆。甚至於把那婦人左腿多打折。還是一毫沒有疼意。到是于姓的大婦慈心。私下把他送到天津。調養好了傷處。脚

雖壞。醫得可以一癩一拐走路了。又拿出許多私房錢給了他。開籠放鳥。叫他回南路上不放心。特地在他爺的衙門裏。選了兩名護兵送到上海。吃素婆婆摸明白了來意。開場逼着他拿出帶回來的私房開支伙食。後來約摸他的私房沒有了。又逼着他做私門子。上台基賣身體。那婦人總算覺悟了。再也不答允這條路。吃素婆婆就把他趕了出來。在上海社會上的女子。如果要保全一些道德。不要說六親無靠。就是六親有靠。也難免貧困。所以這婦人要修晚節。就變成乞丐了。聽說他雖然做了乞丐。遇到熟人細談起來。口口聲聲埋怨自己沒主見。不應該當初聽了阿婆的話改節的。所以弄成今日現狀。阿大一口氣把這婦人歷史講完。端起杯子來道。酒涼哩。快喝吧。我那裏還有心緒喝酒。心上不住的盤算。這是人造罪惡污了社會呢……還是社會罪惡斷送了人。唉。總而言之。這阿婆太毒。

上海蘇州銀行廣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